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霞集卷十一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青霞集卷十

明 沈鍊 撰

塞鴻尺牘

與毛侍御書

咋者辱使遠存匆匆修謝不莊且感且愧鍊也竄伏以來春秋五易經按於茲土者蓋四三公未有如明使君之賢也頃如羣寮儀物奉將皆麾而不納是知下執事

超越於羣公多矣且今權臣竊弄威柄以其姦邪貪墨之為風動四方縉紳士大夫皆化而不覺棄置朝廷之恩澤不啻路人畏懼奸邪之權勢甚於雷電故皆苟且乾沒與時浮沈若明使君者風義凜凜抑揚予奪具中紀綱攬轡埋輪之節誠先前而絶後矣乃鍊復有言者何也誠見世路岌岌在一髪千鈞之際又聞主上求賢搗穴之心形於詞旨不知臣子亦有惻然動心思褰裳而濡足者哉朝廷惠養元元德澤深厚君臣大義不可

須臾少解而士大夫内外相黨不怵於權勢之塗則惑於運數之說甚至有希心於權奸者矣權奸心事暴著於楊員外之一疏使斯人之言不驗則天下之幸也斯人之言而驗人臣可但已乎設若人言謂其不為大奸今南夸北狄交侵并寇主上震驚而權奸之心怡然自若此其為計何如也今節制諸將之所為又有不可曉者自秋徂夏閉門不出一戰而坐受賞賚之爵不思報稱此豈復有廉恥忠義之存於中耶此日犯邊殺掠而

彼日通使求和假以翔制丘富為名而惟暗輸錢幣數月之間破壞堡寨殺傷人民不可勝數而將校猶以首功欺執事此寧可復信之耶百姓横罹鋒刃而復使之身首横分報功幕府有人心者必所不為而懷忠蓋者烏忍見之哉令保安雞鳴之側埋骨如山皆此類也始作俑者僅已去職罪豈容赦鍊雖淪落草野而發憤抗疏之心猶耿耿不能忘焉況使君身任邊鄙之寄當此之時羽檄交馳文武失策下執事其能恝然不為之所

乎敬勒手狀陳露狂瞽錬也非不知與時俱晦誠感主上之深恩而戀使君之明德雖欲無言自不能已耳伏惟左右亮察之無任懇仄

寄華余溪

頃得奉手書知玉體違和時時戀念邇聞傳言者云公迎醫尚在潞河益增悵望不識近已得高醫否齋疾君子所慎然必杜絶世事除却妄想寛意以頤之若藥餌之投顧乃順陰陽調血脉至於五臓受病之原皆由吾

心而致之也所以病能自養其愈尤速適萬楓潭之便得附手狀萬惟順時調攝不盡

寄張甌江司丞

僕辱左右骨肉之愛未可以指數而札記别來懷抱㔫㔫不佳又不能具尺書修布似非人情然衷曲亦未易為左右告也邑中事亦已粗辦鄙性率易不能結知當路奉合之期未知何日想戀光儀不任悽愴伏審即日動履清暢為慰弟此來獨受東華使君之睠顧乃公之

諳練持操真不可及令人嘆服鹿門讀兄含情遍繫長途柳為政應開滿縣花之句再三擊節傳誦適呂給舍之便謹修短楮奉訊旦夕遣小吏將行不盡不盡

寄周使君

頃在都城得附於軒蓋之末朝夕承侍德音燕好綢繆情若琴瑟感服之至良不可言伏想執事以奇才明畧震迅方域之内兼以體貌魁梧篤生異表直當覩公手握兵符建侯萬里之外如僕者駑劣之資不足策勵然

亦欲托附以馳驅恐左右不諒僕向慕之誠輙自輸寫耳如何如何頃知旌麾將詣紫荆謹遣候騎賫手狀馳上魚腸劍一匣虎鈴經一部奉展區區惟亮之不盡

與鮑憲副書

客歲旌騎臨發會匆匆不得遠將至今懷歉伏審按節江南展攄鴻藻之潤布揚駿明之畧剛柔並建威惠雙馳風聲所及其在別藩鄰壤之民猶知戀慕況親被其德澤者乎欽嘆欽嘆僕自惟譾劣謬辱先輝惟有樸忠

所願以身徇國竭其區區欲無負知己之雅不審采風之餘肯誨導其不及否耶未緣會晤寸楮布懷耿耿情私統惟亮察

寄呂潭西

不肖未能長往林壑竊禄茲土自念淺薄不足以負荷庶政惟頼明公開襟誨導使不得罪於百姓磨朽礪鈍得少追步於循良之末左右之恵我多矣日者京邸辱賜照察周旋無已徽音淑貺載在肺腑云何能忘雖輙

嘗造門候從者薄致區區然此心耿耿萬千未能一展也頃因范黄門風便敬勒手狀布謝種種情私嗣當嗣致

寄陸宫保書

不肖駑劣承乏下邑有年矣荷被拔擢得從事於麾下喜忭欣躍不勝慶幸伏承明德屈已撝謙親遣使者枉臨於千里之外更辱盻睞周旋恩勤千萬渥以怦幪之惠錫以金玉之音禮敎絶於等倫輝光矚於畿甸曷勝

感激昔平原降節於侯生陳思折簡於吳質其在前史以為美談竊惟明公秉躬明哲兼資文武英才振世盛德寡倫擁旌雙闕之間鷹揚百服之表使袨服荷戟者魄奪而潛消環列侍衛者交臂而受事海内人士莫不談誦聲名傾心向往而乃下察簿書之材垂情珥筆之吏其於平原陳思何啻過之是周公握髮以致白屋之賢而僕非其人也僕本樗櫟之資自甘委棄沈伏州縣殆踰十年頃得受命於庭階奔走於末屬已為過望況

復遭逢殊遇感結肺心不勝踴躍所期勵竭駑鈍矢心精白期報朝廷以贊揚仁風不敢背負謹遣縣屬裴衣先賫啟記一通伏謝於門下僕已本月二日領劄付所有倉庫文書即今交代卜於十一日起程赴任伏惟台慈照原

答楊兵憲書

僕辱左右先照踰邁等倫而軒騎之發缺為追送其歉恨鬱如雲霧何可殫言頃使者來詢問起居知旌干旦

夕有北上之行且辱手書枉存腆惠重疊感激當何如
來諭極切邊務所謂將材之難者今時正苦於此然安
邊保國之道惟選將為急將不得人則法制廢將得其
人則法制行然則選將者固法制之要領也夫將不在
梟勇而在於權謀猶之卒不貴於狡黠而貴於顓愚也
有勇者未必有謀有謀者則必有勇謀而不知勇非能
謀者也夫謀非神秘非有鬼藏得之人心者也盡權謀
之道可以為將矣故上明天時下明地理周知人情兼

曉物故通於古法達於今宜天時者風雨寒暑非孤虛之謂也地理者山川險阻非生死之謂也至於人情物故古法今宜又非可以口授而指數今之將知此者其或寡矣乎然察將之道甚難微權妙道不可以言語而得高節宏度不可以細行而知深藏固守不可以聞譽而取雖然是不可泥也善觀人者亦惟探其端耳是故訪問者知名之路也延攬者引士之門也論議者呈才之會也任使者試功之地也其上求之縉紳其次求之

山澤其下求之甲冑夫挽弓試馬不可以為能小道邪說不可以為畧心踈氣揚者不可與成功襲常蹈故者不可以言法空談不學者不足以論才嗚呼不重賞而薄罰之不可也故古者之於將也懸之以高爵示之以厚禄其有罪過者詰問之而已夫調度廣者不可禁之以財志量弘者不可抑之以位勞効厚而賞賚薄則功名之士不勸責任重而禮遇輕則道德之士不至此又任將者之所擇也使旋率爾奉布韋惟亮之

答戴錦衣書

公篤志於大道沈潛獨往僕心竊慕之然不能時時詣造奉服琢磨之益此為恨也僕不自量度誠慨然有憂世之心焉曩為憤懣不平一獻言而抵罪遂竄伏草野然荷被主上之恩待以不死犬馬圖報之心何能自已夫濟天下之謂道窮萬物之謂學人心之體何所不包何所不有而世之人橫私其身至於壞天下而不顧背君父而自忍此僕之所以扼腕而長嘆傷心而雪涕者

也然亦有學道君子周旋容與扵其間自負為知幾明哲默以取容而不知事日壞而道日喪時已去而義未伸生民社稷將何頼乎孔子豈不知幾哉然而至扵作春秋討陳恒獨立一世而不顧此又何耶聖人之所知者義也其所以不憂不懼者命也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今之君子所以若此者豈非不知命故耶辱諭守宣大方畧大發蒙昧然今宣大之邊事非獨士大夫所不得聞亦有僕之所不忍言者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乃

令知孟氏之言不余欺也得其人而守之誠反掌矣何必宣大哉豚兒過辱枉厚感激不勝昔承命述作奉揚太夫人之光烈今撰得髙節堂賦一首詞義淺末殊不足觀幸賜採擇之

與長兒襄書

聞南來倭寇消息不祥吾每念祖父墳墓及宗族親友往往傷心而泣下也汝既在家誠能建立議論倡導人心竭忠致孝以成匡救之策則我願足矣汝等讀書幼

學壯行樹功立業正此時也范仲淹做秀才時即以天下事自任况今南倭北敵旱魃連年天變人災四方迭見當此之時不可為無事矣汝等不能出一言道一策以為朝廷國家只知尋摘章句雍容於禮度之間嘗謂責任不在於我因循歲月時至而不為事失而胥溺則汝等平生之所學者更亦何益南方風氣秀拔豈無雄俊才傑之士耶吾願汝親之敬之其阿庸無識之徒願汝踈之遠之天降烈禍殿廷灰燼旬月之內宫廠繼燒

此乃賊臣擅權肆惡以致陰陽失節而禍固起於朝廷土木大興而害則延於百姓矣宣大臣寮與敵通和私相納賄無復人理吾以忠心耿鬱每事必直言於當道彼等亦稍畏縮但廟堂之中欺君之計通行而鬻官之聲大震不能不動汝父之憂耳外朱雲折檻詞一闋寄汝視之

答田副總兵書

曩者辱賜書貺雅重感不勝也嗣即遣下走問候而軒

旆已北發矣瞻戀之私日月並積有如懸旌何由可忘頃復承華札遠存乃知朝廷寵渥荐至欣慶如何第不穀荒菲無以為賀良用為媿僕居山中旬月縉紳先生過此咸停車而叩關屢問左右之動履莫不贊揚將軍昔日之英畧而言今日麾下之兵甚梟健也遷謫荒鄙之人深為欣慶雖然善馭勇者不如尚謀之必勝能循正者不如用奇之多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之為言天道聖人之妙用而兵家之奇算也後世以詐

術當之豈不謬甚矣哉故夫權者舉一而當百也是故舜選一臯陶而不仁者遠湯選一伊尹而不仁者遠此所謂權也伏惟將軍忠亮絶匹議論風生玄機遁法人所不及然一已之智有限而集衆善之功無窮誠肯訪擇髙賢俊傑任爲謀主諮其策而用其竒此葢致勝之要務而運籌之大權也昔韓信破趙區區求一亡士李左車而師之詢之謀議遂下齊七十餘城今左右定之以謀猷而指縱其勇士運之於帷幄而決勝於千里是

古人奇偉之功必復建於今日矣且宣大之事大壞極
弊將軍操五路之兵懸萬人之命毛舉細故日亦不足
何暇紛紛任大事者舉其所當舉用其所當用一一而
持循之賢傑之士勃然興起而効用於我邊務兵機操
縱之無難矣將軍之卒雖稱雄强不過三千餘人少馬
鈌糧動輙有礙此不得深謀遠識之士與之圖之將軍
必不能以寡而敵衆空拳而擊賊也若以僕爲迂談今
日條陳而討馬明日上疏以乞糧縱與糧馬而糧無運

輸馬無芻粟將焉用之焦心勞思終無成績憂深而不可解禍結而不可去將如之何哉使旋布此希亮納之幸甚

寄文衡山書

足下負大雅之才抱至貞之德退處湖海白首彌尊今方內人士依附聲名者猶足以激昂青霄之上况親炙光儀者哉不穀遷謫邊郵深為潦倒雖切睠慕無由會幷瞻望雲樹耿耿無任每以交游中得承翰墨之貺不

勝欣慰古人云寸楮尺壁一字千金惟足下當之矣盥露而奉對鑿室而珍藏何以喻茲惟足下不惜殘膏餘馥當有以流潤千里也如何如何不審即辰動履何似敬遣牛馬賫手狀并馳上小詩一帙幸改教之

答趙總兵書

不佞辱知於麾下有年矣然年愈久情愈篤此與世俗之交隨聲逐勢者豈可並日而語哉感念知己情何能忘每側望旌旗聞駐節龍門遣役再三云暫來輒去不

及一致小敵又聞東路之報連綿不絶失去堡寨二十餘處不審此語的否僕自出關以來熟思而静觀邊鄙之事猶人之有羸病精竭神憊特形面之未仆耳使不急醫未有能久延歲月者今之宣大財乏而用彌奢民窮而差愈重軍中所賞者非其功所罰者非其罪或賞濫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感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將軍操萬隊之權握一鎮之命僕曩經過麾下不見謀士如雲戰士如雨惟聞

管經之聲雜奏於廷內當此之時敵侵削而不休兵疲弱而不振將軍之所處如此僕實莫測執事之奇謀矣雖然已往者不必追矣執事能轉機以就事因失以為謀則邊事之壞可復恢也夫古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聽而奮也僕昨聞警報夜乃焚香執筆而就書可謂誠矣每與左右論事不敢不盡心鞠躬以指陳可謂容矣使人民安堵而無邊塵之警三軍精練而懷欲戰之心此執

事之利也堡落攻燒而怨恨及於主帥蕃部連亹而一旦入於京師此執事之害也前敵進青邊口而居民生縛渠魁將軍反無寸箭之功攻破小榆林而男婦殺傷巨萬麾下之士卒不出一救今日論功効罪利害昭昭又豈待僕之言哉不肖喋喋之言固不足以為經時濟事之策然執事肯諒區區之意而悟舉焉未必非目前之利也夫將之用人以才而戰則用人以力執事之士卒不患無力與技也患不得才智之人而任之耳欲求

全才世固鮮有得一偏一能者俱可酌而用之毋以勢分限其進毋以浮偽溷其真毋以譖言蔽其實毋以小失遺其長千而薦之百百而薦之十爾我各舉其能彼此互陳其屬抑倖用能表强勵怯重其人廣其路不惟可得軍中之才而四方之士聞風嚮應將畢集於麾下矣夫本强者能制末技備預者能應卒變用才者本也訓練者備也三軍領馬給糧必由賄賂而後得行陣守操多應故事而無補充營備數毫無實績緩急之際孰

可仗乎今將軍閉門而自娛士卒倚戈而不練當燃眉濡髮之時而惟坐待其僥非計之得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能習之斯熟執事所統之兵非不可用在選練之不得其道指縱之不得其術耳僕未足以知兵旅之事但窺今日之勢不盡心力而圖之將不可為矣又何異羸人之不庸於醫乎伏惟執事當國重任國家安危繫焉蚤夜圖維以滅此朝食朝廷幸甚生民幸甚僕辱執事之夙愛不敢以諛辭奉承激切之言諒必不

深罪也

寄莫憲伯書

京國懽娛已成歲月門前横葢馬首垂鞭光景依依僕雖潦倒風塵未嘗不夢想於招提之側也况樽俎綢繆而風詩之凄愴乎感戀意氣泣下霑襟嗟乎嗟乎士遇知己良為難矣又未得會并於千里之外悵恨如何僕自遷謫以來委伏草野日覩邊塞之變大有傷心者債帥衆官蠧民竊禄哨探至而震驚城堡破而不報欺玩

成風以敗為捷恐泄泄之久將守之無人而避之無地矣不審高明何以教我耶呂君使者還便謹啓奉訊南望凄然不盡耿耿

答揚然戎書

日者辱軒蓋枉臨於山中執手睠戀厚於金石也匆匆頓息行李未遑修謝復承仙札飛墜草野之人過承懿誼奉服感懷益增晤嘆所命丹書旦夕尋録邊鄙多事之時左右馳驅王事誠能報効朝廷剪滅戎患置國家

於磐石而解蒸黎於倒懸樹功當世而勒名鼎彛此大藥延年之秘訣也不知高明以為如何使旋先此奉復餘情種種續當敬致區區也

寄汪啓初書

憶在武林聚首歲時每懷高雅耿耿不能忘久以南北馳驅卒不得遇便風鈌相問也不審比來進修如何執事氣質純厚更加精厲何遠不到不敏入京即以言事投竄於重闗之外言念故人恍在夢中宣大諸邉侵擾

日甚一日法大壞而事日敝不知竟何底止也白鴈飛鳴黄雲縹緲益動遷客之懷耳頃杜君任貴邑少尹之便附訊起居舊帙奉覽焉

答蘇節制書

鍊也投竄之人躑躅關河無由持奉菽水一侍老親而罪亦彌於丘山不自殞滅禍先及之不忠不孝慚負天地念欲即死以其魂魄匍匐先人之左右而男兒生世懷抱未攄奄然泯沒上無以報聖主下無以顯老親於

沒世乃復忍哀茹苦延玆喘息詎知下執事恤其流離
垂仁笐獨珍禮腆貺儼然辱而臨之鍊也俯伏哀感交
并舉聲長號精爽越於霄漢此情此德何以報之哉稽
顙使麾委謝無已尋復抽念下執事於軍旅倥偬之際
垂矜草莽豈非古人所謂軾怒蛙而買馬骨之意乎鍊
也自許不敢後於常人平居切齒憤後世之爲士大夫
者不肯以身殉國周營家算惟其已私而已今世道日
朘月削以至於壞殊可痛悼頃鄉先生遺書云倭寇舉

國東侵淅之東西俱被其毒今宣大又見告突中原内
虛盜賊縱横齊魯燕趙之際水潦大作都城南北築而
復圮流離餓莩充塞道路嗚呼此其時何時也而為之
臣子者不思褰裳濡足以救之亦太不仁矣昔范文正
公居憂而上宰相之書識者韙之彼其時雖有西夏小
警猶號承平無事而憂世者不得已焉況今日乎鍊聞
欲建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畧欲知非常之畧者必
得非常之人古之君子必盡心於此焉所謂非常者不

謂其立異貴難茍然以矯世絕俗為奇也司馬子長所謂博學深思通知其意者此固世俗之所稀然而成事立功非其人不能焉伏惟左右魁梧琦瑋道誼文章巍然當天下之望又聞幕府清嚴憂切黎庶未明而求衣當食而慨嘆延訪通於海宇諮諏及於下寮心事同於古人而與後世之為士大夫者異矣然而功有所未立事有所未遂者何也凡以時勢難為而下執事之心亦或有所未盡耳且今之勢可謂倒懸矣然而為臣子者

無坐視之理也今之事可謂掣肘矣然而為臣子者無税駕之心也不曰今之事勢難為者非也不曰臣子之心有所未盡者亦非也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易曰艱貞吉非今之時乎夫已往者不可得而追矣及今而猶不為之所天下事尚可道耶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夫算不同有全算有奇算全算者安身而後動制勝於無形兵轂交足大備無患

若李牧之守代邊趙充國之禦罕羌是也竒筭者變生於倉卒禍起於須臾而能轉禍爲福易危爲安若周瑜之破曹操謝玄之敗苻堅是也譬之和扁之於醫彼其血氣衰微而無異常之疾則以良藥投之參苓昌陽而見功效若癰瘍之發則有刮骨浣腸卒病卒愈之效此非通於神明者烏能與於此今不得萬全之畧而又不豫應卒之謀誠未見其可也然則在下執事又安得不亟求彼有道而無方通微而多筭者與之朝議而夕圖

之以救元元之急哉故韓信非不智也而求李左車為輔田忌非無能也而置孫臏為師若此者誠見利害之極而審乎取舍之機也故夫多算者能審取舍而已拳揵梟勇可以充搴旗之卒而非所以為將帥之材也星辰宮算可以備已疑之術而非所以為通方之畧也且今時之所患者豈非將不能而兵不足財不充而險不備乎僕以為將不患其不能貴於能訓迪之而已兵不患其不足貴於能選練之而已財不患其不充貴於能

斟酌之而已險不患其不備貴於能守禦之而已此固取舍之道也何者今之債帥栗官非不衆也乃其始也由於敎化不明風俗敗壞而又本於轉移無術吾於其賢能自奮者必庸之貪冒不改者必去之若孫武之斬宮嬪而諸姬肅世宗斬樊何而三軍恐宋太宗之賜劍於曹彬曰偏裨而下不用命者斬之令雖不可斬獨不可疏之乎彼城狐社鼠必有所依然我亦安能以其身名之辱而易權貴之交哉下令諄諄必以忠義節烈國

恩難負為訓且置能吏於兩關有通書賄者時奪而治之以示標的彼兩關者非余之所節制哉故多方為畧以鼓舞之時下教令以訓諭之引古名將以激昂之故古名將必有勝算於心而後臨敵令敵將至其為勝算幾何矣人之精微則不能宣之於口至於大畧可講而知何不於開府之日悉延使臣將校陳列時事相與磨研論議務求長筞於以施行夫人不辨難則不足以詰其短不輸寫不足以形其長故非獨知事亦已知人矣

於衆言之淆亂而折衷之則易為力以一人之聰明而窮索之則難為功是以夫人皆有偏長之能而不必有周全之慮惟聖人兼聽博觀而裁之以獨見故其勝算無窮今欲求勝算而不資於人心此又烏得為知算者乎試若校官子弟抱材器者有矣而苟以章句不録羈人巷戸歷變故者多矣而以微賤不容抑如人之抱奇疾而為草澤之醫恥服其藥寧殺身而不悔也豈不可惜矣哉今下執事試省其所用之人我求之於人者乎

人求之於我者乎若我求之於人者則十得其六七若人求之於我者則十不能二三彼為功名之計而來則所輔於我者皆功名之事矣彼為富貴之計而來則所輔於我者皆富貴之事矣苟皆富貴之人則忠讜之言不聞正直之士不至取資於其身而貽禍於我饑而為用飽而颺去豈可勝道也哉是故人云中原之不勝外患也非不能勝也是不欲勝也我欲勝而勝矣今公卿大夫所為之事是欲勝外患者耶欲用三軍之力而上

下交征皆於三軍中給之使三軍者誠皆聖賢之材亦不堪命欲用其死力而不與之生恩欲取其憂勞而不與之逸樂世寧有是理乎今或下令令各城守備專求智謀勇敢之士時以名聞叅伍以其所知名而問之則草莽之人奮矣故榮辱者治人之大機也擔夫羈婦寧死而榮毋生而辱立為三等之法而上下之其最者榜其名字顯其身家以寵榮之以風示遠近夫此一人也上之人賞焉下之人稱焉雖有不勇敢者寡矣官府推

折馬妻孥怨謫焉雖有不退縮者寡矣今進死者無榮退生者無辱弱強勇怯雷同一律何所為選練乎人或言財之不足而用不充是尤不然歷年以來但見兵馬之消而不聞芻糧之減但見民舍之乏而不見官家之窮誠得忠力之士如劉宴之流規而理之財且不可勝用也而况於不足乎故夫兵之用不過乎攻守堅壁清野所以為守也馳車驟馬所以為攻也今天雨霖潦城堡傾頹中國之所恃者僅有此耳又復壞而不修一日

敵騎奄至撫掌大笑撑肉而食之豈有既乎禍未至則因循而不虞禍既至則倉卒而失措此中人之恒患也何不蚤夜督促亟成之縱無大補猶足壯三軍之氣而消敵人之心先一日則有一日之益累一分則有一分之功今天霽以匝月而毀垣如故也夫噬臍而悔何為哉三軍固以進戰為功退縮為敗而變化之機轉移萬端故進亦有算退亦有算因敵而動察於秋毫故減竈以示怯卸鞍以止來免胄以奪氣舞女以移情誠有以

揣摩敵心而研練物理之至也昔蘇秦發篋得隂符讀之三年為之簡練揣摩是以游說列國百發而不窮誠得絶識之士而與揣摩敵人之行止瞭然若觀明燭矣夫敵强盛者不當迎其鋒而當乘其倦闘衆大者不當值其廣平而當邀其險阨蓋籍形容而損其强設精微而破其鋭固有道者之所必為智士之權衡也是以王顯乘雨而破契丹班超因夜而攻鄯善李愬冐雪而取元濟張彦澤逆風而戰陽城皆算成而令熟潛運而默

移無不應也故今不慮克敵之難而切慮用衆之難也若進而不由其進退而不由其退欲東而不能使之東欲西而不能使之西衆且不可用而況於克敵乎故節俠之士必有誓死之交智能之將必有敢死之卒何者以其恩信結於其心而不可解也今之將帥縻衣解食得敢死之士幾何人矣三軍之士望風股栗而不敢戰匹夫匹婦幽憤激烈蹈白刃而不辭此非發於其中心者然耶其初心未嘗敢戰而强驅之使戰此其敗亡固

不在交綏之際矣故勝敗之數不必占於星緯而卜於蓍龜將智而士勇勝矣將不智而士不勇敗矣以今言之固無必勝之形矣無暇遠論即以近日深林之事觀之亦已明甚記曰前事之約結後事之機權也故忠臣不變節以徇時賢將不息謀而僨事懲前敗者圖後功追往失者計來效軍敗矣而處敗有道則勝必生事失矣而居失不昧則功旋著於今日處變之無道而知來日致勝之無機也獻訣者方且以為塗抹之巧錐琢之

能而不知其培禍基而重罪胎也亦已甚矣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今為人上者大率曉然示人以趨利避害之情而一旦責之輕生敢鬬萬萬無是理也古之名將所以不爐不蓋卻金辭第忘身而損已者豈得已哉誠以風諭三軍使之同心向道而訓迪之至也管子曰龍蛇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托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向而怨怒不及也如或以不附之心而兼之以可測之勢偏恩所授有之而非無心之感誰在而三軍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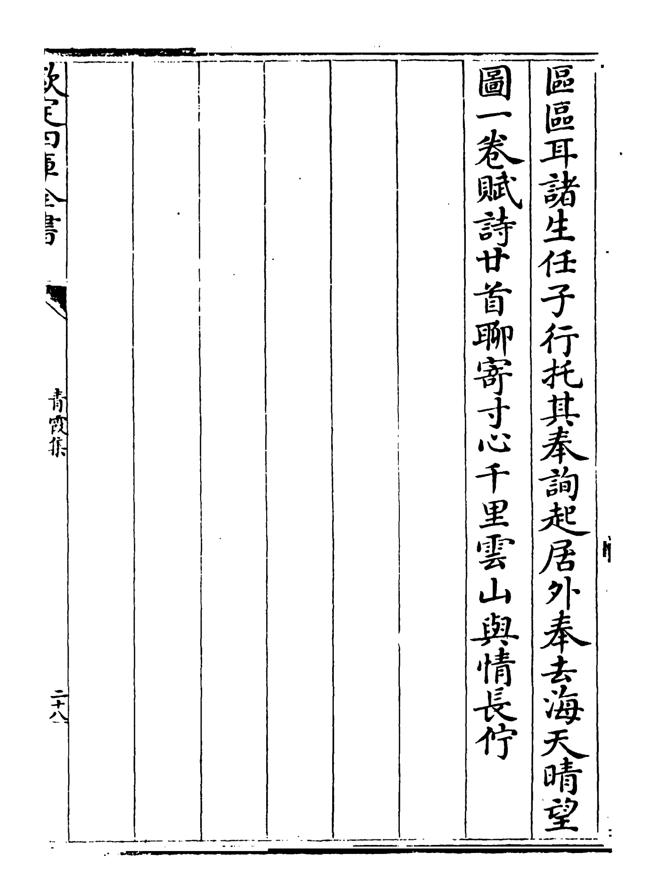
力乎何也士大夫不能以身任天下之重故也夫匹夫而有憂天下之心若伊尹王通范仲淹之流而海内之安危本於京師之輕重京師之輕重懸於宣大明府君雖欲不以天下之重為任豈可得乎昔者劉晏之在江淮也其言曰見一水不通願荷插以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以先趨焦心苦體期報明主彼以運漕為任如此若下執事之任則比劉晏為重矣今二酋不滅縱使宣大秋毫無犯而京師有匹馬隻矢之警下執事不得

高枕而卧也況不必然乎此宜亟宣壯猷展竒畧挽千
鈞於一髮所謂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求止不可
得矣邇節鉞駐宣府是也東西南北取道適中而將校
諸官麾使良便進可以為京師之聲援退不失兩鎮之
控制使望風而來者得有所向焉今日之事惟在委任
得人若頻數往來亦不無廢時之患下執事之圖惟宜
日之不足而繼之以夜此不可謂之燎眉之時矣乎乃
輒因使人之便敬以書上葢野人芹曝之心感激而動

者下執事恕其狂察其隱憂而不以書生之言視之則不勝幸甚矣

寄張司丞書

離隔光儀自春徂夏日月不居二毛叢生言念知己顧我如何伏想君子履道高明金玉其心不以外補而忘內憂維揚襟轄之地博敘廣覽曠焉弘度何獨不為美觀壯遊而置欣戚哉僕本落魄之人竄逐荒野惟有惓惓舊知每一南望恍然為懷何日會并握手交歡以罄



區區耳諸生任子行托其奉詢起居外奉去海天晴望
圖一卷賦詩廿首聊寄寸心千里雲山與情長佇

青霞集卷十

青霞集卷十一

明 沈鍊 撰

史王陽書

獻歲孫生往遊玉女潭之勝曾奉尺書想達記室矣頃吳中人過此每頌令德發倉廩以賑饑窮不獨邑人懷戴而感烈雖遠方聞者莫不舉手讚翼天生賢哲以濟斯民如公之徽懿海内豈多見耶

答陸宮保書

自包生還被荷手書并以寵錫感服至今然不敢數奉啟狀者因無可托又不欲以空文冒凟尊嚴也頃承來諭極切感激但今日時事之急燃眉不足為諭矣鍊雖竊伏草茅而曠望風壓之末但知邪正之趨一欣一戚展轉於懷何時云釋鍊惟天下之日壞者只在尋常尺寸之間而不在於顯融之際尋常尺寸是士大夫以為當然而不察者而不知天下之事日已趨於壞矣山崩

川竭龍蛇起陸邊疆多故事勢日危薦撫臣用邊將不聞超拔傑特謀猷之士猶襲常躡格以狥己私然則必待天地反覆而後為變耶國家之患莫大於養兵養兵則斂散之際為弊不勝而不知所以愛民故野荒民散山川易位豈一日之積乎今邊塞討馬乞糧名為軍旅究其心有一毫為國家實用者哉使歸謹勒手狀奉謝情悃縷縷未盡展布外連珠一帙幸賜采擇之不勝悚息

連珠止存七首

蓋聞花本無心遇陽春而自發仙須有道能不老而長年是以呼吸玉和導摩金骨黃庭内境待琴心三疊之調白晝中天因鼎氣八成之運

蓋聞仙道通靈誰應無窮之變聖機入玅自生有穆之光是以河上仙公望青霄而鳳舉關門令尹覩紫氣而鸞翔超軼九埏嘘呵八極

蓋聞道由悟入理絶言筌造化神機顯示金丹之奥旨

乾坤妙用默流玉液之玄符是以得道真仙撫塵寰而拍手知微老子對世景而忘心

盖聞蓬萊隔弱水三千非飛仙不可到玄圃在東濱萬里必羽化始能登是以方朔偷桃終離漢王之席安期啖棗偶經項籍之宮一舉而黃鵠高翔再遊而桑田已變

盖聞嚴青異骨終合成仙子晉高才自應學道是以忠孝本飛昇之質聰明為羽化之姿林甫欺君最犯道家

之忌嵇康傲世亦無仙客之緣

蓋聞身上紫霄自觧塵寰之阨骨凝𤣥水定超凡界之迷光滿福堂香生壽域是以接輿嘆鳳及漢世而未衰李耳猶龍在堯天而已見

蓋聞天上長春花鳥徹四時而并麗山中不夜香燈連五緯以爭光是以賢聖希𤣥神仙愛道超魔拔難自開雲笈之書掃慝祛邪常吸日宫之藥

寄袁元峯書

曩歲辱令親攜書劄并以嘉貺慰存遷客於幽谷陰崖之中道詣懇篤至於今感之然知旌斾往來桑梓翺翔闕庭其視投荒之人綿邈萬里者何如也僕抱憂憤之疾已入膏肓而世路晨光又更覺之往往感慨長號而不能已也士大夫誨我以譎隱道我以周旋鍊以為丈夫生世當盡忠伏義置此軀於六尺之外何所不可乃泯泯默默束小人之態以乞哀於人耶況人生所志不同而死生貴賤之有命乎夫楊李諸公此心無愧於天地特自

其命之所遁如此縉紳先生未可相視為戒而直懐此凜凜耳人心若可泯滅則天地將已窮予吾惟竭臣子之心委順而已他遑慮哉風便附去手狀奉訊起居鴈翼北來時望徳音關山愁寂無任戀戀

寄張兵憲書

昨因王家堡曾道一言於牛指揮以告下執事然此其一端僕之區區則望羣公執事於此之時褰裳撟褐運尺寸之規而恢萬里之度跂尋常之轍而就千載之功

也錬不佞自上䟽以來夙夜砥礪未甞一飯而忘君恩令邊境洶洶一髮之引千鈞不足為喻矣人言責不在汝何庸汝言似未足以觧區區之憂者何則君父之難切於肘腋而人臣回翔容與便已而後發其若此心何哉伏惟下執事敦厚瓌梧秉心忠亮深惟國家之急精白光明萬夫瞻仰此又僕之所傾心而向往者則區區之言縱欲不告於下執事而不可得也今天下極弊大壞仰觀天文俯察人事非獨外患之殷而内憂方切錢

殼甲兵銷鑠已盡人心紀綱敗壞難言當此之時必非拘攣常調所能轉移之者軍伍壞而後有家丁之設若家丁之害又有甚於軍伍者倚勢恃強奪人田土侵人財貨至有白晝淫人之妻女而莫知禁者頃生割百姓之首以報虜功實此輩為之況今給養之費數倍於軍伍則何必虛設此名以重地方之荼毒乎此其弊起於文臣急功希賞弄機械以欺朝廷所宜亟去早除以寛生民者去此而欲練兵選士莫如因土著之民行屯田

之政僕常以其說聞於龍崗公此不可不告於下執事
者夫後世之患在於兵農之分今日正坐受其弊矣苟
執常泥故以為成法之不可變則相胥以溺莫有恢復
之時矣可勝嘆哉夫有土則有民無土而民不可使也
有民則有兵無民而兵不可為也莫非民則莫非兵何
有兵少之憂莫非土則莫非民何有兵驕之患易曰君
子以容民畜衆而軒轅之為井田管子之作内政蓋皆
此意今不必奪彼與此又取紛紛但有田者揁其租無

田者給與之閑田况百姓之心畏家丁之害甚於強敵常曰我輩居長邊方且知行伍能去此家丁寧自備衣糧以為戰守下執事何不於民心之所欲為者下令以約束之就其中選才力者立為首領各令防守本土惟鄰近者有應援之義教以金鼓旌旗之節坐作進退之方一以統十十以統百百以統千此自然之制也有鞍馬能戰陣者則多增田土以為賞其遷叙也亦千而百百而十十而一其不忠力者則奪之田土以為罰上之

使下下之事上各循其理而定矣此所謂義兵也或曰安得若是閑田而與之又有田而勿征其稅此得為義乎鍊以為邊塞之事與中原不同宣大之牧馬草場其地以數萬頃計今皆荒蕪不使民得耕耨總副叅遊而下所占以數萬頃計捐其子粒即為義兵矣宣大連年所壞堡寨以數千計其所遺田土亦以數萬頃計此皆可捐而與也且祖宗之法以宣大為邊陲原無上供之稅胥吏之流專意舞文坐收其利何嘗不捐也況捐租

之法獨行於邊陲而不行於中土曷為非義乎又曰今敵騎日夕窺伺欲農民運畚鍤收穀粟而復為之兵不已迂乎余曰民心樂種植而惡催科之擾憤淩蠧而懷擁護之心此其大情也乃若散家丁而不調則無作踐之苦且省供給之煩又捐其稅糧增以田土償其舊所借貸必大歡悅寇至而勒兵拒戰彼自為身家計矣奚俟迫促之乎故令未下而衆悅從兵不勞而食自足何者先得其心故也昔荀卿論用兵之要莫先於附民趙

充國破先零以屯田為務此人情物理之至聖人復起而不能易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非此之謂與富戶買糧納草有官司奪其值而不償者萬口嗷嗷莫可云喻今任其所便急以閒田償之亦權事之宜也不然彼等將欲逃匿更何以處之譬如家事為不肖子弟所共分裂有克家者出而扶植之非獨振其家聲亦可以護持弟凡之過咎也其為德業豈淺淺哉乃若沈吟猶豫拘文法而樂因循今日不發明日不行則土

崩之患已在目前矣謹承使便敬勒手狀奉謝高情伏惟左右察其悃誠恕其戇直幸甚幸甚

寄唐荆川書

憶疇昔辱遊於陽羨之墅省記徽旨教以挽弓當其時不識也别後幾二十年末由一晤而世路坎壈不出公之所議緬想英槩時時於夢中見之顧僕出關以來目覩世變大有傷心者恨不能會并於數千里之外與凡握手傾此緒談也頃燕峯使者之便敬脩手狀奉訊外

鄙作一帙幸賜覽削之

寄華鴻山先生書

往歳程侍御曽屬人轉致手書并以腆賜南向肅拜祇承數千里曠蕩之恩况在師門詎能不感激馳戀時即具啟委謝不審曽入記室否自頃海宇多故數從人問訊台居煞未有指陳適聞蕩口舊業已倣北人築為堡落嗟乎此可以觀世變矣鍊從出塞更為留意覽觀於治亂興衰之際只在人心人心流轉即天道之所著也

然紆迴而考之天道具有定乎奸邪不久而覆矣夫子何憂焉往歲漫為拙稿一帙輒貢上乞賜筆以徵旨使放臣逐客猶得蒙大道之餘將以授北方之學者無任瞻佇

寄馬孟河書

曩歲辱賜手翰龍蛇夭矯暉映山谷此時以邊塞之地楮素不莊不得即具啟奉謝嗣得發則髙君已行矣三月間小徒梅天俊應貢入都城曽附致區區不知已達

記室未也昨又聞軒車將還此意云何於潔身之義髙矣但念爲國無人此重可嘆也不肖投荒以來竊憂海内多故兼以强敵久覘中原日夕環伺長鉤巨索設計非細當事之人雖亦吁嗟愁結然束手無爲而制禦之策邈乎其不聞也其在下執事葢必籌之稔矣不識何以解僕之憂心乎風便附此并馳上鳴劍集一册碧玉環一雙引區區諸惟亮原之

寄張白河兵憲書

七月十一日敵騎入川離保安不一舍守倅不在掌印無為城中之人莫不惶怖僕不得已率諸生數十百人同鄉中父老列行伍執器械廵守城上晝夜不眠者九日此非宣大諸公之地方耶敵騎方退家丁四出殺人報功希賞其害生靈傷國體甚矣此所謂有忠邪而無貴賤之時也今强敵憑陵之後又不聞當路纂葜撫揗而急拘無罪之良民為此施行其知緩急之序乎僕荷下執事之明德居常感念之今日之言乃家謀而國計

實不得已耳是故君子作福於未萌銷禍於未形且惡不可長罪不可縱僕自讀書至今未聞割人首領以報膚功者僕雖謭薄曩以言事而投竄邊陲蒙朝廷待以不死縱不欲為社稷之憂而身家之慮殆有不可已者春首中路攻者四十八堡殺傷男女萬計今新城又壞十三堡矣敵騎雖為暫退坐謀擇肉環視無已況其鈎索梯衝之具無所不備而中國無一可恃者又無有家丁之内亂切恐禍患不在於外侮而在於蕭墻也伏惟

下執事忠智絶流不為外議之所牽制轉禍以為福因敗以為功罪其渠魁翦其羽翼更能深謀遠筭以滅此强敵奇正變化飈舉而電發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使彼來不得以縱掠去不得以全歸非下執事其誰望之錬也懷抱樸忠投荒待罪不能被髪入窮谷採薇而長往又豈忍坐視斯世哉所以目注視而耳傾聽無非此念也倘下執事見為迂談加以姑息不重懲此腹心之害敵若再來人民不防外患而防家丁地方不

戰而自破矣此所謂助敵以自滅可不為之深慮乎下
執事憂國家而勤社稷者必不憎僕之僭言也千萬亮
察

又

僕負罪於下執事久矣然自維此心以為愛下執事者
莫小子若也疇曩小兒在宣城又過辱眄睞之恩且非
獨小兒也僕雖譾劣非不知隱默為高而喋喋取人之
憎惡顧時勢倒置已甚而權臣蒙蔽萬端私結黨羽而

潛消國脉逆惡隱奸人所共覩然依阿者趨其勢容回者箝其舌紆延時日不惜綱常僕也落職投荒不量其力指明天地之大義以存民彝不效鮑焦負石投河此生尚在當烈烈轟轟以盡臣子之心不為依阿腼腆束兒女子之態以邀富貴者况死生窮達之有命乎今使君之光明俊譽為門下之所汚染多矣鍊叨年誼之雅承骨肉之愛實不容以不言之下執事何不如韓延壽之故事斬邪魔於肘腋決贅疣於項領去舊更新以昭

至誠則日月之光明如故矣頃里中應襲馮世勳一罹於枉法贓贖不完飲食不接彼其母子兄弟舉家五口皆溺於井鍊聞而痛悼捐金以救免之使君明照覆盆之下寧當有此況有僕之所難言者乎今懐來之民被家丁之害籲天無路究沈骨髓幸我明使君垂察草野之言深慮而熟圖之鍊誠癡愚不肯惜一身以為萬民請命者小兒在雲中旦夕還即令走役於門下疏草初就筆削之鑒原之無任幸甚

寄李兵憲書

曩者軒車出新城不能追送念於今歎然深維明德盛誼佩服何已頃知旌麾已到陽和非惟慰答蒼生之望其不佞彌益忻忭數年以來鋉也不自揆量抱負杞人之憂語默動靜頗關世故以其愚憶屢陳當塗反為忤已然此是過信聖賢之罪實非矯佞至於人不相諒亦是所見不同時命不與付之自然何所怨尤乎今天人示譴內外艱危區區之言復稍有驗為今之計惟有鞠

躬盡瘁共圖其後以報效朝廷其諸瑣瑣俱不足談所望下執事恢弘謨畧轉禍為福則鍊雖謭薄願聆德音故人之子郤甚其父子皆夙有壯猷非獨為椒房紈綺子弟而已左右試埀察之則知其中之所存非僕之為倿也邊鄙楮劄不恭伏祈亮察

寄周子書

日者辱惠手劄長篇累幅詞旨緣縟非篤誼至情何以有此服誦感荷至今靡諠不審即辰起居何似僕之懷

想丰采非得會幷不能為慰也僕自三月離保安入五臺愛其山川景物之勝聊寄跡以娱歲月所望髙明不遺荒野仗劍來遊言叙夙昔如何如何項聞諳達窺覦關内節鉞諸臣皆駐馬居庸未聞有長驅直擣之計以安廟社者餗不勝憂憤風便慢啟附訊即令小僮進京當額致悃悰不盡

寄蕭柱山書

客歲辱手書慰諭綢繆如念我之不忘也尋具啟答謝

想已入覽觀疇昔與兄之憂於海上者今一一有之良可為慮也自我朝開拓以來登萊至浙沿海築五十九城以為守設衛置所間以烽堠大率規模有類九邊之制今承平日久應廢而不存矣故倭寇之來竟無阻隔長驅深入殘害生民為今之計莫若練土著之兵使之各相戰守然始練不可以應卒而調兵不可以持久事急則調之勢緩則練之若調之者終不如練之者可久也且調兵一而當練兵之費百養調兵一而當土著之

兵其費十練愈久則兵益精在上無調遣之煩調愈簡則費益省在下無供給之累以其所費者而練兵何弗强也以其所省者而充費何弗贍也此法僕曾告邊鎮諸公盖嘗行之至今稱為便益不知江南之縉紳大夫亦計及此否耶夫地有南北法無定擬因時變通存乎人焉小兒歸令奉訊起居千里關山應同戀戀

寄歐陽總兵書

日者辱軒車枉臨自顧菲薄無所效尺寸於麾下旦夕

聞東西馳報風塵之警不息未嘗不發憤悲歌仗劍自誓欲滅此朝食以報朝廷若伏櫪之馬志在千里輒向風而長鳴也僕以為士大夫見目前世事坎壈動為掣肘遂惑於運會之說因循畏縮不欲深圖遠算竭忠盡瘁以先國家之急是豈臣子之心哉伏惟將軍瑰瑋絶倫忠勇冠世邊塞之士莫不伏軾而讚冀況不肖薗數於冠裳之末而素被盼睞之光者其思布誠悃於麾下良以久矣會僕久有山中之遊不得勒寸楮以致區區

至於今懐歎也邇來敵人之勢有衝突而無止息士卒之弊多疲弱而少精强况兵不練而欲其勇敵不制而欲其怯萬無是理也曩敵進懐來時連絡二百餘里時守備鈌負城無主者僕因父老之哀告乃率諸生與閭閻之民列隊守城静觀於麗譙之上夜至三鼓連營寂然但見牧馬嘶鳴野燒隱隱彼時誠得勇敢之士數十百人持鳴笳挾飛砲執器械受約束銜枚疾走潛入其營四散攻擊之城頭鳴金鼓以震聲勢况賊營布列廣

遠擊首則尾不能顧擊尾則首不能援出其不意砲聲四起掩伏如令彼必自相蹂殺此不世之奇捷也諸節鉞者計不出此拘泥成法不敢掉背而促步按數萬甲兵坐視此輩連住十餘日曽不發一矢以警之及其橐載而歸徒爾追送僕不能不憤鬱而扼腕也昔漢景帝時匈奴寇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衆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

擊令諸騎前未到匈奴二里陣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敵兵終恠之不敢擊夜引而去余觀古名將如李廣亦已奇矣以廣百騎遇匈奴之數千騎何嘗不敵乎廣卒以其謀計令不敢擊而令之言兵者卒言敵人盛强非中國之師所能抗僕於李廣固歔欷而太息焉將軍誠肯設計以用奇不在兵之多寡也究古人之用心察敵人之形勢隨機而變

化之使勲業茂著於當時功名昭爛於簡册僕知今日之聲稱不獨擅於李廣而擅於將軍矣

答高子俊書

羈旅之人漂泊闗河故人相念如君者海内所存其能幾何曩時董生出訪曾獲手劄并以腆貺頃李子用來又勞屬念且道足下高情懿誼僕何以當之顧濁世風塵相迫殊甚重辱詢問邊陲之事僕豈忍言之哉今邊事之壞自人心之壞始矣當事者不能務宣教化倡忠

義以回人心吾不知其危亡之日也縉紳大夫至於市井黎庶各有成説定論膠固於心不可復解其端起於不知先王之訓耳目所聞見互相漸習至於如此故世之人不復論是非而專言利害僕謂其不明於利害之極也如欲宣教化倡忠義則莫先於利害之實導之矣導之以利害之實是矣而棕核太過察見淵魚則近於刑名操切孔明之所以不能興漢也何者風俗雖薄而此心之不可泯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在上者導之以利在下者必以利而歸之凡有利於己者何弗為也在上者導之以義在下者必以義而歸之凡有義於己者何弗至也今為人上而導引之弗端欲人之回心嚮道也難矣不先根本而務枝葉具文塞責玩愒時日未見其能澄流而清源者此言雖見謂迂濶足下其潛思之不特邊鄙之當務而凡存心於家國者外此不能以致治平之化也風便漫附小啟遐荒之物無所遠將外奉去十三經註疏二筴用酬夙

諾如得命駕千里之外一為傾倒此其感激又何殫言哉

答劉叅將書

日者行李過龍門辱車從枉惠勤篤匆匆據鞍别去不得一為致謝感愧之私耿耿至今自後即有北路之警傳言令弟率衆當先奮臂馳擊彼遂遁走僕聞而嘆之真男子也孰謂敵人猖獗而不可制乎將軍有親兵若此何慮邊塵之不淨而勳業之不立耶雖然僕所嬰心

蚤夜不能釋然者為敵人環視中原狡詐百出覬覦之心無時而休今日殺人明日攻堡羽檄交馳歲無寧日今左右任孤城之險當北面之衝與敵為隣時相戰鬬不可謂宴安無事矣況邊事敗壞已極不可旦夕理料當此之時有官守者縱欲解冠裳辭爵位高飛遠走以避禍亂殆不可得也況我等蒙荷朝廷曠蕩之恩不容一日而忘保護家國之計不可一時而怠此盖臣子之心也伏惟將軍之忠勇追於古人計算超於疇等待人

禮士氣意慨然守領諸校樂於為用誠僕所願為之依歸傾心而向往者竊恐左右戎事之倥偬不若僕燕覲之審也又承左右一日之愛茍有區區敢不為將軍陳之邊鎮之兵素號雄强以宣大而較之獨石今尤稱首但久失選練之道大都廢弛原額兵馬一萬有竒及今逃亡老死者應過其半軍雖缺而糧不除名雖存而實則廢執事及時汰其老弱取其壯强者以訓練之五人為伍五伍成行分隊列長時為宣諭使各相練習而為

聯屬之勢至於號令之時一人有功則五人俱賞而欲其同心一人失事則五人同罰而為之連坐務令其一心一力以成戰守之功紀律嚴明而賞罰信訓練精當而調度神勝在我矣老弱者令守城堡俱不可棄以原額鈌負之糧加於選練之兵或為犒賞之費則士卒莫不奮勇而效戰感恩而樂死矣北路邊廣地荒去京不遠敵騎旦發而夕至不乘此草枯水涸之時訓練蒐狩共成堵截之勢一時不戒而入於京師則傾覆之禍悔

無及矣日前僕熟視長城雖有舊址然修補之故事近已俱廢高山一眺千里目前敵騎長驅竟無阻隔烽堠不明邊方大患士卒不練束手難為更不預備早圖雖有善守而慣戰者恐措置之不及而決勝之無由也然城壘雖淹溝塹尚在能用奇設伏以計之猶勝長城之為限耳僕自還至山中每憶邊民之苦時時為之嗚咽彼中光景淒然蕭條萬狀黃沙連於漢壘弱草入於窮荒山無所產地無所生十里五里雖存堡落人跡稀少

車馬斷絶且獷騎成羣隱伏道左乘間而刼殺人民伺隙而搶掠牛馬經過公役人人自危此盖宣大要衝一旦若此日侵月削患害何如不肖醉思而夢想不能不深深憂而長嘆也頃以使旋謹附手狀奉謝高情并舒此悃愊辛惟左右採其蒭蕘衆以謀畫試而為之未必非勝中之一筭濟時之少助也外馳去新詞四首古劒一匣希麾領之不盡

寄邵大叅書

日者辱華劄遠存兼以腆貺感念髙誼如何可諠伏審即辰道履清安為慰頃大同人過此具言西路又喪將官并失堡落不可勝計世事可謂岌岌矣聞之嗚咽為之短氣記憶執事疇曩之論時時奉服不斁雖淪於草野顧此心此義未嘗羮墻忘於朝廷憂時慨世之心展轉於懷惟有焚香籲天而已所冀髙明賢哲不忘祖宗百九十年涵濡之恩共竭驅馳之力天下事未必不可為也矯首雲中有懷欝結然不知何時奉晤以叙夙昔

備寫野人之悰耳使者行急率爾具狀種種悃私嗣當

顓布

答江總制書

錬也幽憂孤憤之士荷被明德之光待之以賔御厚幣

卑禮猥屈於衡廬而又温顔和辭延訪再三使草莽之

士遂忘其貧賤吐露情實錬也謭劣鄙陋何足以知邊

事哉雖然嘗聞諸塞上老人之言也今日時事大壞極

弊若欲一一條貫而施行之如理亂絲未有頭緒况强

敵已盤據內地刦掠城堡危亡旦夕設或秋高馬肥一日望風長驅士大夫雖欲優游樽俎之間以養縉紳之雅望何可復得危乎哉危乎哉厝火積薪之下曾不足以喻其急矣當此至急之時而官府有餘閒士卒有餘力田野有餘智混淆風聲掩飾大害此自斃之道也記曰議論詳審則利害之機決憲令嚴肅則戰守之道明今之卒伍非但疲弱貪夫庸將薰染成風其心術大壞譬如牙胥之不可責其廉潔倡家之不可導以死節也

誠能一朝議成著為憲令舉明忠義之道風於四方示之以利害道之以悃誠使諸節俠慷慨輕生敢鬬之士朝至者朝入夕至者夕入投牒於幕府其有富民大賈能自備衣糧車馬者度其才能假以權職有十家之産者則為十夫之長有百家之産者則為百家之長用其人不煩其役量其力不竭其才此所謂土著之兵忠義之士也義兵者以義救其鄉以義救其國因使明智勇敢之人朝夕訓練務導以廉恥誘掖奬勸俾貪夫庸將

亦有所奮發而興起若張廵許遠食盡羅雀徒以忠義激發士卒之心猶能抗強胡於旬月之間況今日百姓之心皆知邊陲之患猖獗而不可遏士卒之疲疾固而不可回痛心切齒欲制梃以撻南向之鋒不可得也為上者誠有以倡率而利導之誰不回心嚮應易趨樂從然有陳牒願自效者非必盡為忠憤激烈類多狥利而動不可拒之也稱其才之大小各有所用使之聞風而希冀焉俟兵成勢洽而後決擇嚴其禁令無使擾害於

地方或有恃强凌弱假勢欺衆者重懲以示標凖否則復若家丁之為害矣更亦何益乃今不招徠之他策無可議者今日邉陲之事在下執事之指掌向來諸公往往牽制謂運會之衰不得自由也此皆非英豪傑特之言運會非臣子所知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慮吾懸擢三鎮之中茍明目張膽勵精王國盡臣子之分誰能訾之者惟忠誠之不烈故邪佞得牽馬每以為不得自由所以徘徊顧望冀於一朝遷徙而脫其禍此衆人之

心也士大夫相視嗤嗤武夫戰卒不知性命之理顧瞻利害而躬自蹈之此何理哉假令我六尺之軀當已長生不死吾自愛之然身蹶不忠不孝而牽制於權奸未有能獲福於天者今下執事不鄙於草野之人諄諄下問知趨越於羣公久矣然此理之不照察亦未有能成今日之事者不肖之必為此言亦誠有所不得已也不然今日事之難行我則曰内閣之由他日羌戎内侵邊事掣肘禍之既及彼則曰總督之罪也張李諸公得以

不免哉彼非慷慨激烈之士而至於此則牽制之道果不足由矣鄭把總還謹勒手狀奉展區區附上兵説八十一首下執事不妨燕間幸賜覽之或者一得之愚可採焉意切言戇不知狂妄之為罪也

青霞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

青霞集卷十二

門人王元敬編

年譜

沈青霞公諱鍊字純甫先世處州麗水縣人明初祖祥二公從太祖起兵遂編籍為紹興衛人曽祖諱伯才祖諱慶父素菴公諱璧世居會稽之東郭里

正德二年丁卯先生始生

初葬大父慶有二虎臨窆吼震林木占者主得貴子後二年丁卯九月初八日母俞夫人實誕先生先生少岐嶷有異質儁悟絶人始齓讀易過目成誦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十六歲

是年先生補弟子員有聲學宫

嘉靖三年甲申先生十八歲

是年仲春先生親迎於徐處閨閫相敬如賓

嘉靖五年丙戌先生二十歲

時督學汪公文盛閲先生文奇之曰異者是且以氣節顯擢第一

嘉靖八年己丑先生二十三歲

時漁人獲白黿甚巨獻於守欲殺之疑不決曰沈生博物盍問之先生曰是當還於河殺之有水害放之後他郡竟殺是黿果驟大水守聞而驚嘆以為先生果博物也

嘉靖十年辛卯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先生舉於鄉素菴公先以不樂家居傾産貿數百金賈遊京師落魄陸沈久不歸先生是歳得覲父

嘉靖十一年壬辰先生二十六歲

先生春闈下第百計哀泣請父歸故園素菴公幡然曰吾兒孝如此吾復何憂可以歸矣及歸家窶甚先生事之極甘脆内外具得其驩

嘉靖十二年癸巳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春俞夫人疾先生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三

月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病尋愈鄉黨咸謂孝誠所感云

嘉靖十七年戊戌先生三十二歲

是年先生成進士授溧陽令溧陽故多豪梗先生政尚嚴明事每持正不阿忤臺史意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論調茌平數月訟簡民和邑人士為之語曰沈茌平如鏡明如水清不賞民勸不怒令行居亡何以

父憂歸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服除補清豐令愈自刻勵勤民有恵愛聲時錦衣多疑獄當事者推先生亢直遂請得先生為經歴先生三為縣皆得民去之日吏民扳轅慟哭遮留不可得所在繪像尸祝之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先生四十三歲

先生至京邸一日飲賔於庭有道人因謁者進持一

利劍贈先生先生把玩喜而問曰劍值當幾何道人曰非百金不可得然大人烈丈夫也故攜此贈勿顧金也遂長揖去出門忽不見蓋仙云先生大喜不自禁以為得上方斬馬劍君側之奸可除矣既而拔劍起舞有黃布如蓋從空飛來又有隻鶴來自南長鳴數聲北向而飛與劍舞相上下舞罷鶴乃棲於庭畔累月迨先生抗疏直詆嚴氏後遂戛然飛鳴而去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十月諳達掠近郊時都門閉村民百萬求入不得哭聲震野當事者莫敢發策先生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後數日敵獲御馬監中官劓其背令入報曰幸貢不則且肆掠大宗伯徐公階請上臨朝詔文武羣臣議檢討毛公起言許之便司業趙公貞吉叱起言不許便先生曰諳達犯順至城下許其貢掠不許亦掠京營將士久襲承平兵鈍甲朽難以應卒令

且令禮部與語汝等遠來求貢未測聖意不敢遽奏必欲貢當備列誠欵為汝奏請如是遷延以緩其勢陰為戰計乘怠而襲之彼可擒也是時奸相嚴嵩怪而問其黨太宰夏邦謨遽承望呵曰若何小吏多談乃爾先生目攝之曰大吏喋不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次日上視朝詔有計破敵者得盡言先生既上疏請兵萬人一則護衛陵寢俾主上無北顧憂一則防守通州盧溝以通餉道嚴飭將吏

奮勇設奇大創强敵詔下兵部議是夕天發震雷大雨如注敵乃宵遁未幾仇鸞議馬市嚴氏實主之先生廷諍以為不可詞直慨激切衆皆愕然退而氣不平者累日一日先生與尚寳司丞張君遜業歎曰前日敵在城下使謀國有人豈令蹂躪至此乎綱紀大壞賄賂公行四海民窮九邊政廢實嵩父子罪也大奸不去他事未有可議者

嘉靖三十年辛亥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正月先生遂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社鼠誤國
大計請誅之以謝天下詔下大學士擬上旨云沈鍊
去歲諠譁朝堂無人臣禮今復誣詆大臣以自為名
廷杖之四十謫田保安州先生當田保安倉卒寄妻
子廣柳車未有舍而州人賈其者倘睨先生曰公非
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先生先生始
有家矣久之以講授自給諭諸生忠孝大義且目覩
邊事日壞憂憤至忘寢食往往發之詩歌文章譏切

當世大抵多歸罪於嚴氏者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宣府大同諸郡邑大祲斗米六十銖邊民死者相枕籍暴骸不掩先生買地而瘗之又傾橐裝作粥粥饑者復為疏勸富家大賈相繼賑濟活男婦巨萬後麥稍收民尤不聊生先生建議鳩工脩濬城濠是年秋大水驟至從北山直衝保安新城頹西北隅數十丈幸壕深水就其道而民居無恙士庶歡呼感戴

相率而為生祠祀先生時張遊擊從西入衛遇敵血戰全軍覆沒東軍十餘萬屯聚坐視將佐環堵不救撫按欲掩其事先生奠哭於沙場語侵當事者當事者聞而憾之又塞上人骫髏多麵時時耳相嶲髙則爭詈嶲以為快其諸生至為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嶲先生亦時有所扼腕作蹶張狀而射之語稍稍聞嚴氏父子銜恨切骨思有以報先生矣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先生五十一歲

嚴相以楊順總督宣大軍務是歲諳達大入破應州堡寨四十餘殺傷萬計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没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没者野行者之馘以為功而父哭其子妻哭其夫兄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先生傷之作詩曰割生獻馘古來無解道功成萬骨枯白草黄沙風雨夜冤䰟多少覔頭顱語籍籍布閭一夕隣女哭甚哀訪之女母氏寡居垂二十年止一子出郭外

為順家丁割首去其母訴於督府復被笞斃先生聞
之不勝憤懑飛書直指其事人或謂先生遷人非有
言責毋為爾先生曰今日割猶少後日割且多縱不
割我首割民傷如何潸然流涕曰我昔非言官今非
啞子若輩欺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當舍此身以
報王上恩救萬民荼毒之苦聞者嘆服自是諳達攻
掠邊堡無虛日先生復致書順勸出兵奮擊勉以赤
心為國家計又作籌邊賦以抒方畧且曰必不發兵

當聞之朝廷順深懼而憾之乃遣心腹指揮羅鎧經歷金紹魯客報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光禄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乃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番者逮及先生僉事許用中叅議朱天俸三招皆不及

先生順凢三駁之既用中天俸以先生名入而獄遂成順楷具列先生謀反狀奏遂置先生極刑籍其家先生臨難罵曰順楷奸賊賣國殃民無復人理反娭吾言為嚴氏作奴狗搏噬人我肝腦不惜塗地以報効朝廷豈無天日鑒照我心宜置我目百尺竿上不久視羣鼠赴西市磔矣乃口自吟曰宋室忠臣死吾應是後身誰知今將相還是姓秦人遂就戮為丁巳歲十月十七日也是晨西北有大星光芒射人墮地

如斗宣鎮士庶至今談及先生事者涕橫流不已先生既死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陞五品京堂順尤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先生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先生長子諸生襄當是時先生門人栗鋐梁子健俱宣府諸生也痛先生不得其死號哭於市路楷縛而罵之二子曰某等當死但沈氏非董卓某等非蔡邕也兩道爲解而釋襄初被械至宣府二子潛見襄獄中掩喉以陳

先生始末嘆曰君此來無生理矣吾當殺此二賊以
雪萬世之恨時同患難者不可指數若二子者憤激
於衷不避艱險真義士也順楷既籍没先生家罄先
生篋留故帙并燬無遺又恐諸弟子留藏副本復牓
於市凡匿沈氏遺稿片紙隻字者按捕同罪於是諸
弟子相錯愕恐怖投諸水火獨武崇文者亦欲火之
意不決腸若刃刺俄仆地隕絶不知所為頃之見先
生緋衣而劍叱曰子亦欲燬我遺文以媚若輩乎遂

驚寤不敢乃於後圃掘地埋之昭雪之後武生引先生子襄入後圃出而授之襄初見順順曰汝父今日尚能罵人耶楊三十至見楷復痛楊四十逮繫圜中煩寃苦渴幾斃矣夢寐恍忽間見武安王關神衣緑袍憑空而下左手持瓜右手持刀呼襄曰爾忠臣子也後當必昌遂剖瓜食襄襄因得不死及甦口吻猶有瓜涎時葢冬月非瓜時也楷既楊繫襄命獄吏限三日盆死同獄囚皆為襄悲傷襄亦自分必死特恨寃

亡以白讐亡以仲欲容寫先生冤事結蒼頭衣帶中寄同郷老人忽筆端有異香須臾徧獄室諸囚驚異更相慰曰君死必為神矣爭進酒食生酬之至四鼓獄吏馳賀曰沈君生矣朝中官校來收楊路矣是時給事中吴公時來劾順楷冒功誤國大罪并白先生之冤世宗皇帝詔捕順楷下司寇獄嚴氏援之順戍代州楷僅貶官褰在獄歳餘廵按御史欒公尚約知其冤欲釋之而畏嚴氏之威發戍遼東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先生卒六年

御史鄒公應龍劾世蕃父子奸狀世宗皇帝震怒詔放嵩還鄉世蕃戍雷州襄走京師訟父冤詔下巡按御史胡公維新申論楊順前曲殺先生罪并上襄無他罪狀詔許襄復保安學生得負先生遺骸歸越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先生卒八年

是年冬御史林公潤康得世蕃逆跡奏之詔捕世蕃下法司論死戮西市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先生卒十年

世宗皇帝遺詔録言事諸臣後

隆慶元年丁卯先生卒十一年

穆宗皇帝改元首詔下諸司議復先生原官加贈奉議大夫光禄寺少卿遣官諭祭錄一子入國學㠯貢舉工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中陳公瓚魏公時亮各上疏請正順楷曲殺先生之罪詔下法司收捕順楷論抵罪許用中

朱天俸末滅戍邊

萬厯九年辛巳先生卒二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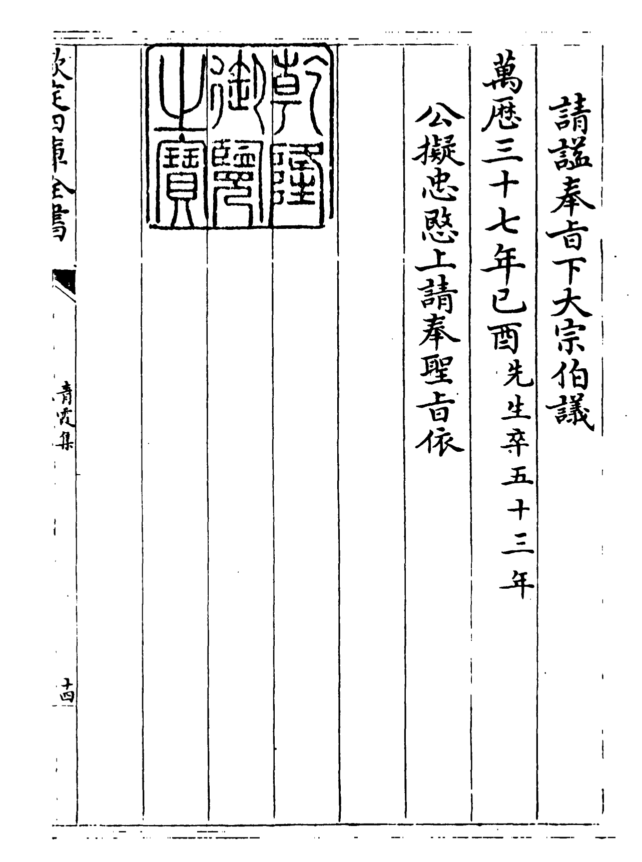
是年春屯田直指王公國廵歴駐天津晏寢署中夢門吏持刺入報曰一道人來拜其人修髯廣額精爽不羣自稱沈錬言其生平及冥中事甚具既而儀衛侍從滿前擬於王者王公怪而問之先生曰吾受上帝命主宰北天遼儌服而來者恐見訝耳遂服冕旒衣裳乘輿駕空而去鼔吹之聲嫋嫋不絕王公驚寤

進霸州天津兩道問之相與愕然先一夕俱夢先生
投刺先生豈神邪王公乃捐俸為先生搆祠津門焉
嗚呼古今以諫死者多矣未有横及典刑者而焦山
楊公死於市旣而先生死於戍死雖異其為嚴相曲
殺則一也嚴相之殺先生自謂足以蔽天下之口矣
抑孰知正所以甚神人之憤而激其怒邪先生生而
厚重秀目長髯雖燕處必正衣冠坐立不失矩度天
性忠鯁恒以天下事自任言不違衷行不違道事父

母兄弟至孝友好學博覽手不釋卷始從新建公游一再與語即奇之嘗語人曰吾與沈子論事種種超卓真用世之才也先生年五十有一配徐氏誥封太宜人子四長襄歷仕姚安知府以太宜人恚白乞歸終養次褒次褏皆死於難中次褰僅以稚免

萬歴三十四年丙午先生卒五十年

襄子存德以先生蔭授太僕寺主簿能讀遺書長於詞賦盖翩翩鳳毛云是年十二月存德上疏為先生



請謚奉旨下大宗伯議

萬歷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卒五十三年

公擬忠愍上請奉聖旨依

青霞集卷十二